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一回 第九節

舉目一看，只有小妹與乳母二人，好不淒涼。林士佩被勝爺戰敗，更換壯帽寶劍的時候，就吩咐後寨的婆子丫環老嘍卒們，將一切細軟之物收拾停妥，先行運往蓮花湖去。早有小船四隻，在山外等候，並囑咐他們到蓮花湖時，見了韓寨主，就說蓮花峪已破，今夜三更後，蓮花峪化成灰燼，我家大寨主與姑娘三更起身，也奔蓮花湖而來。林士佩吩咐已畢，那丫環婆子們即時收拾停妥，四隻小船早向蓮花湖去了。那時後寨之內，只留下無雙女林素梅，與一個老乳母在旁伺候姑娘，其餘者已經奔蓮花湖去了。那老嘍卒們到了蓮花湖，就將林士佩所囑之話，對著韓秀寨主說了一遍。那韓秀聽說蓮花峪已失，遂自己乘坐小船出離蓮花湖，前去迎接林氏兄妹，暫且不提。且說無雙女林素梅，年方一十七歲，生來姿容秀麗，聰明智慧，自幼與兄長林士佩學習武術。兄妹二人又是大名家一位文學授業，故林士佩與其妹無雙女林素梅，俱都是滿腹文章，廣覽多讀。無雙女自老寨主死後，幽居後寨，除去讀書習武之外，不出後寨一步，頗有大家風範，可稱得起文武雙全。且為人秉性貞靜，那丫環婆子們見姑娘磊落大方，待僕婦人等非常寬厚，才給姑娘起名字叫做無雙女。閒言拋開，且說無雙女雖在後寨深居，自有丫環婆子老嘍卒們伺候，後寨有事由老嘍卒們報知前寨，前寨有什麼事，那老嘍卒們也可報告後寨，丫環婆子們雖都不出後寨之門，自有老嘍卒往返傳說，故此無論什麼事，後寨沒有不知道的。那南北英雄會方一預備的時候，就早有老嘍卒報告了內寨，姑娘早已知道了。比至勝爺帶領鏢行八十餘位來到蓮花峪時，姑娘可就不由得替兄長擔驚害怕。皆因為姑娘自幼習武，對於當世的武術家，早就聽父兄講過，勝爺的武學，姑娘早有耳聞，所以南北英雄會，姑娘異常擔驚害怕，故此姑娘在後寨打發兩名老嘍卒往返報告。所以打鹿打豹，勝爺刀劈邱銳，鏢打邱鈺，三太鏢打謝洪亮，又將謝洪亮一刀劈為兩段，勝爺甩頭傷了韓殿魁，魚鱗紫金刀傷了自己兄長林士佩之事，姑娘完全打聽在心內。今晚一見兄長進得後寨滿臉兇煞之氣，唉聲歎氣，遂問道：「兄長意欲何為？現在都打發走了，只留下小妹與乳母二人。」林士佩說道：「妹妹你還不知道呢，現在南北英雄會，邱鈺二弟已死，邱鈺三弟已散，刻下兄長已將蓮花峪的眾寨主完全散去。單等三更後點著藥線，地雷一響，鏢行八十餘人俱各化為肉泥血水，你我兄妹從此狗奔蓮花湖，蓮花從此休矣。」林士佩說至此處，英雄臉面慘淡，叫了一聲妹妹：「這都是哥哥無能，將前人萬苦辛締造下銅牆鐵壁的蓮花峪，一旦斷送於勝英老兒之手，從此我兄妹鬧得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。我既然家敗人亡，我豈能叫那勝英老兒回歸故土？所以愚兄先叫嘍卒將細軟金銀押送蓮花湖，現在山後僻處尚有輕船一，單等燃著藥線，你我兄妹出離後寨，登船往蓮花湖進發。大約我兄妹走出三五里地，那地雷也就響啦，老勝英及鏢行八十餘人，也就死於非命了。」無雙女林素梅一聽林士佩之言，遂叫道：「哥哥，千萬不可！勝老者鏢行八十餘位，赴南北英雄會，並不是勝老者以強壓弱，無事生非，來到蓮花峪與兄長尋釁。乃事出邱銳二哥，護庇採花淫賊高雙青，兄長聽邱銳二哥之話，將淫賊留在山中，暗中起意害好人，保護萬惡的淫賊。」南北英雄會鏢行來到了，我們山寨之人不與人家比試武藝，而用計打鹿三陣賭輸贏。人家第三陣將鹿打死，就應放出高雙青，叫人家清理門戶。那邱銳二哥反覆無常，又叫人家鏢行之人打豹，打豹三陣賭輸贏。人家第二陣又將豹打死。打鹿人家死了兩位鏢頭，打豹人家死了一位鏢頭，邱銳二哥就應將淫賊放出，言而有信，豈不百事皆無？邱銳二哥不但不放高雙青，反倒口出不遜，言說這是南北英雄會，不是走獸會，憑勝老者你跟那橫骨插心、四條腿的走獸賭輸贏嗎？既口出不遜，又非與人家動手不可，及動上手的時候，勝老者讓之再再，邱銳二哥就應當認輸就完啦，不但不認輸，並且與人家沒死賴活的玩弄花招。後來一敗再敗，仍毫無羞恥，用鏢暗中打人家，將勝老者鴨尾巾絨打為兩開。勝老者實不得已，這才刀劈邱銳。那邱鈺動手的時候，勝老者金鏢一點而已，邱鈺三哥可算識時務之人，敗陣而走。韓老寨主也輸與了勝老者而走，雖然戰敗，不失人格。高雙青那淫賊後被勝老者一刀紮死，亂刀分屍。兩家各有傷亡，鏢行並未占著便宜。兄長與勝老者動手，八卦轉環刀削去兄長頭巾壯帽，將兄長頂上發髻削去一縷，銅錢大的肉皮，這就是勝老者暗中留情，不願與兄長結下深仇。可見人家勝老者是以德待人，並不是以強壓弱，兄長不知以恩報德，反要將鏢行之人一網打盡。兄長豈不知報應昭昭，青天難欺嗎？」

林素梅語至此，林士佩遂說道：「妹妹你乃女流之家。什麼叫青天？什麼叫報應？財主的大門碰開了進去就搶，行路之人，大喊一聲，褥套留下。老實厚道，到不了綠林道里；好人保不了鏢。那老勝英滿口仁義，誰看見他的心啦？這也是他報應臨頭，愚兄我是非將鏢行之人一網打盡不可，妹妹不要多言。」

林素梅見兄長執迷不悟，非將鏢行之人害盡不可，苦口良言，勸了多時，兄長仍無回心轉意。林素梅又叫道：「兄長，您不聽妹妹之言，恐怕終有大禍臨身。鏢行八十餘位，誰無父母？誰無兄弟？誰無妻子？誰無姐妹？小妹恐怕人容天不容。」

林素梅語至此處，遂雙膝跪在塵埃，拉住林士佩的衣襟，苦苦哀求。林士佩一見妹妹如此模樣，不由得無名火起，刷啦啦亮出了陰陽雙鋒寶劍。無雙女見兄長林士佩亮劍，遂叫道：「兄長，莫非欲殺小妹不成嗎？」林士佩說道：「妹妹乃讀書明禮之人，並未作下寡廉鮮恥之事，兄長為何殺小妹呢？妹妹如欲哥哥不拿地雷，哥哥惟有自刎一死。你豈不聞三國周郎說過：『既生瑜，何生亮？』兩雄豈能並立？南七省北六省，有勝英，不顯哥哥；有哥哥，不顯勝英。哥哥自出世以來，誰敢動動哥哥的衣服？在南七省北六省，提起哥哥之名，誰人不知，哪個不曉？今被老勝英將愚兄壯帽削去，傷了頂梁發髻皮膚，當著天下英雄，為兄我裁這樣的筋斗，有何面目活於人世？」此時無雙女見林士佩仍不能挽回，遂將林士佩衣襟放開，叫道：「哥哥，小妹乃是女流之家。常言說得好，有父從父，無父從兄。若為保全人家，逼死兄長，豈不是親疏不分了？哥哥不必如此，請哥哥自便。」林士佩這才將雙劍還匣，轉身形來到裡屋，由兜囊中取出一個油紙包，那紙包裡面乃是手指粗的一顆大香。此事本是早有預備，皆因為藥線有雞卵粗，用粗香一點，立時就可點著。林士佩將那油紙包打開，用火將大香點著，一伏身軀鑽在姑娘牀下，將蓋藥線口的木瓦、銅瓦、鐵瓦，一層一層掀開。林士佩伸胳膊對準藥線用香火一晃，就聽得刷啦一響，未見火星。林士佩抽出香火一看，那香火已被水浸二寸餘長。林士佩心中明白，地雷必被鏢行之人所破，立時嚇得顏色更變，由牀下退出；來到外屋。姑娘一看林士佩臉面顏色更變，唇似白紙一般，問道：「哥哥為何這等模樣？」林士佩方要開口，不由得一口濁痰上湧，翻身栽倒於地，立時人事不知。姑娘一看哥哥栽倒塵埃，這才趕緊用手攙扶，捶胸砸背。那老乳母站在一旁，不敢向前攙扶林士佩，那姑娘一個人手忙腳亂，顧得了胳膊，顧不了腿，遂叫道：「乳娘為何袖手旁觀呢？」

那乳娘說道：「大寨主向來內外嚴肅，男女有別。倘若大寨主醒來，豈不是多有不便嗎？」姑娘說道：「事到如今，還講什麼內外嚴肅？您乃是我的乳母，撫養我多年，如同生身母親一樣。我哥哥乃二十多歲之人，您已經五十多歲，難道還怕我哥哥不成嗎？」列位，那林士佩雖然佔山為寇，卻是男女都有界限，內寨裡除去丫環婆子之外，就是那老嘍卒在內院服役，為的是後寨有事，令那老嘍卒來往傳達。至於丫環婆子，是不准去到前寨一步的，所以今日林士佩昏厥過去，那老乳母都不敢上前去攙扶。一個人要是昏厥過去，一個人是忙不了的，所以姑娘出於沒法，這才請老乳母幫忙。那老乳母被姑娘央求得無法，這才幫著姑娘給林士佩捶胸盤腿，喊叫多時，這才喊叫過來。少時只聽林士佩「嘍呀」了一聲，又喘了一口長氣，喊道：「痛死我也！」濁氣一降，這才吐出一口痰來，氣息回轉。睜目一看，只見老乳母與妹妹素梅在旁相扶，自己坐在塵埃，林素梅兩目中止不住落下淚來。林士佩問道：「妹妹這是為何？」

林素梅見哥哥甦醒過來，遂說道：「兄長你還不知呢，若不是小妹與乳母將兄長救活，兄長此時量已不在人世了。兄長為何這樣急躁呢？只見兄長由內屋出來，面如白紙一般，就昏厥過去了。」林士佩此時心中已經明白，遂自己站起身形，不由得一陣難過。姑娘說道：「兄長切莫悲傷，難道兄長就不以小妹為念嗎？」

林士佩說道：「妹妹有所不知，當初為兄在隱賢山與盟伯學藝時，父親病勢沉重，將我喚下山來。那時節為兄星夜回山，來到山寨，父親的病體已異常沉重。他將哥哥叫至跟前，說道：『父親不久於人世，你要多多照看你那苦命的妹妹，孝順你的母親。』

那時節哥哥在父親面前，寬慰父親養病要緊，豈知父親竟醫藥無靈，拋下母親你我兄妹而去。父親臨危之時曾說過，半世心血，創造此山，雖然房屋不十分齊整，山寨卻異常鞏固，叫我繼續父親之職，守此山寨。父親將話說完，遂兩眼一閉，他老人家辭世去了。那時母親悲痛萬分，憂勞成疾，又相繼去世，拋下你我兄妹，伶仃孤苦，形影相依，兄長遂承父親遺業，佔據山寨。那年劫了賊官一水買賣，銀錢無數，兄想這山上房屋不甚齊整，要用此款翻蓋聚義廳後寨房屋。那時有一江洋大盜在山上與兄盤桓，我二人非常親近，兄遂將此話與那江洋大盜說了一遍。那江洋大盜遂與我說道，他說寧夏國有十二名瓦匠，俱是能人所傳，善於修造，意欲與兄薦來，兄遂當時托他將那十二名瓦匠請來，修蓋山寨房屋。那江洋大盜走後，不多日子遂將十二名瓦匠請到。那十二名瓦匠到了之後，兄令他十二人，單獨修蓋房屋，經一番試驗之後，令選兩名手藝出眾的瓦匠，督率眾人，這才動了大工。三年之久，將山寨房屋俱已修畢，兄誇獎那十二名瓦匠的手藝精妙絕倫。那瓦匠中有一人說道：『大寨主，這不過是平常的修蓋而已，算得了什麼本領。實不相瞞，我們的長技並不在此，若是您要修造夾壁地溝陣圖的時候，大寨主您賞給我弟兄一個信，我弟兄給您幫個忙兒。』那時節哥哥遂問他們會造什麼陣，那瓦匠遂取出一本建築圖來，給我觀看。說：『這圖乃是八卦火攻陣。』兄遂令他們在聚義廳前用白粉將地盤划出地溝、鐵筒、藥線、地雷、中央亭五間，東西南北八面按八卦，中央按五行。我一看此陣圖非常精妙，遂令那十二名瓦匠動工修造。那地盤為藥線密切之處；完全由他十二人動手，不令旁人觀看。叫嘍卒們當小工修蓋，費工半年之久，才將那五行八卦火攻陣修造完畢。修完之後，那十二名瓦匠就要回歸寧夏。即時為兄我遂生了疑心，心想：這火攻陣本是秘密之事，他十二人之中，兄長若有待之不週者，他們離開了山寨，到外面傳說出去，將機關泄了，豈不是白費心機？於是為兄心生一計，將那十二名瓦匠一網打盡，以滅其口。兄遂將他們留在北跨院，與他們十二人餞行，並且每人送給二百兩紋銀，預備了兩桌上等酒席雞鴨燕翅，一者作為慶賀五行八卦火攻陣修成，二者給他餞行。將酒席擺好，兄長在座也陪著他們痛飲，那十二各瓦匠一看兄長待他們如此厚道，毫不疑心，酒席擺好，遂大家落座。方一落座，由前寨來了一名嘍卒，說道：『大寨主，前寨有緊要之事，請大寨主趕緊到前寨。二寨主、三寨主有請，叫您就此快去。』那時兄長遂站起身軀說道：『我本欲與大家痛飲慶賀，不想前寨有急事來請。大家先喝著，我去去就來。』十二人信以為真，遂大吃大喝。酒至半酣，那毒藥酒性發作起來，十二人個個腹痛難忍，全躺在地上打滾，工夫不大，那十二人均七竅流血，可憐他等一命嗚呼去了。那時兄長早在山後挖了一個深坑，那十二人死後，遂叫嘍卒們將他們抬至山後推於深坑之內，掩埋去了。兄長為修蓋此陣，害了十二條人命，不想事到如今竟成畫餅，叫鏢行之人，竟將此陣破了。兄長在南七省壓倒一切，誰人不知，哪個不曉？今被勝英將山一破，一敗塗地，兄長尚有何顏苟活人世？」林士佩說至此處，伸手抽劍，即要自刎。

姑娘遂一手拉住，跪在塵埃叫道：「兄長千萬不可行此短見。勝敗乃其常事，難道兄長一死，就不管苦命的小妹了嗎？父母早死，妹妹所倚靠者惟兄長一人，兄長如此，將置小妹於何處？」林士佩說道：「妹妹，三寸氣在千般用，口眼一閉萬事休。兄長自有生以來，沒有栽過筋斗，事至如此，有勝英沒有哥哥，有哥哥我就沒有勝英。」說罷，用手壓劍，仍要自刎。

姑娘說道：「兄長不必如此，小妹有與兄長報仇之計。既然點地雷不成，現在三更將過，那鏢行之人道路勞乏，想已在酣睡之間，兄長與小妹何不去行刺？」林士佩說道：「賢妹，那勝英手下能人甚多，勝英之本領又在你我兄妹之上，倘若被人看破，反為不美。就是你我兄妹一齊動手，也不是勝英的敵手。」姑娘說道：「兄長何見之愚也？既然是行刺，當然不是他的敵手，本領若是在他人以上，還用得著行刺嗎？這行刺本為暗中的事，秘密所作，原是看風駛船。他在明處，咱在暗處，他要是醒著，我們還許不上前呢。這宗事情，本來是以弱敵強，以智取而不以力敵。兄長豈不聞先父在時所講的故事嗎？那專諸刺王僚，要離刺慶忌，荊軻刺始皇，想那慶忌與秦王之輩，俱都是手下能人圍繞，尚有被人所暗算者。以位至極品，面南背北，那行刺之人尚不畏懼，何況勝英乃一勇之夫呢？兄長與小妹二人，雖明著不是他的敵手，若在暗中，豈不易如反掌？」

林士佩一聽姑娘的話，頗覺有理，這才將寶劍還匣，說道：「妹妹，事不宜遲，你我兄妹就此前去行刺。」林素梅立刻繫綁停當，兄妹二人出離了北上房。

那北上房往南就是逍遙亭，奔北上房後坡，上了東北房，由東北房來到東廂房。兄妹二人臥伏在東房的前坡，往院中觀看，院中鴉雀無聲，靜靜悄悄。再往四外觀看，東廂房俱都黑暗，並無燈燭，逍遙亭內燈燭影影綽綽。姑娘說道：「我與兄長在此巡風，兄長下去就動手吧。」林士佩說道：「愚兄方才閉過氣去，此時尚且頭目昏沉，況且已經敗於勝英之手。小妹你的本領不在愚兄以下，我與賢妹巡風，還是你下去動手。」

那林素梅說道：「我知道哪個是勝英？我不認識於他，為之奈何？」林士佩說道：「勝英在當中座位，年在七十來歲，白髮蒼蒼，面上皺紋堆累，胸前飄灑銀鬚，背後插著魚鱗紫金刀，脅下襯鏢囊，賢妹一看即知，非常好認。」林素梅今被兄長逼迫不過，遂暗暗長歎一聲，這才飄身下了東房，躡足潛蹤，腳尖點地，在院內繞了幾個圈子，然後輕輕地走到逍遙亭，上了五層階腳石。在逍遙亭門外，伸首往屋內觀看，見正當中八仙桌坐定一人，蒼蒼白鬚飄灑胸前，背後背著魚鱗紫金刀，脅下襯鏢囊，頭上鴨尾巾，當頂襯著一朵黃菊花，微微顫動，坐在當中合目盹睡。姑娘提著一口氣，來至亭門切近，看了一會，復又退回，姑娘的意思是看看亭內有人醒著沒有，所以一再伸首觀看。姑娘看之再四，亭內並無驚醒之人，這才腳尖找地，進了亭內。此時勝爺已經低著頭，閉著眼，儼然熟睡的樣子。

姑娘一看，勝爺右邊一位老者，伏幾而睡，東邊一位黑鬚老者，也在那裡盹睡。左邊這位乃是弼昆長老，東邊那位是邱三爺邱璉，勝爺右邊一張凳子空著。姑娘又往四外看了一眼，俱都伏幾而睡，並無驚醒之人。姑娘不知自己在這逍遙亭院內繞彎的時候，亭內的李四爺可就看見啦。姑娘她本是留的一宗心眼兒，在院內一繞彎，亭裡及東西房內如果有人醒著，必要問院內是什麼人，如果要有問，姑娘由院內就走啦。哪知李四爺首先看見，就伸手壓刀，黃三太也看見啦，也伸手壓刀。勝爺此時對著李四爺及黃三太二人，趕緊暗暗擺手。乘著姑娘往東西廂房看的時候，勝爺說道：「如果是刺客，她向誰下手誰動手；如果不是行刺的，也許其中別有隱衷。」李四爺、黃三太這才重又低頭假睡。其實，亭中四十餘人全都醒著呢，姑娘上階腳石的時候，大家可就全都裝睡了。皆因為凡事不能造次，又恐怕其中別有枝節。就是有三兩位睡著了的，那就是心中不會存事之人。請想，雙方死的死，亡的亡，在此權且休息一夜，誰能夠趴在桌子上就睡覺了呢？惟有金頭虎，兩條板凳一並，呼聲震耳，已經睡熟。閒話少說，書歸正文。且說姑娘到了亭內，一看勝爺在八仙桌正面盹睡，意欲下手，皆因那桌子擋著，很不便利，恐怕夠不上，弄得打草驚蛇，反為不美。皆因為先年那種八仙桌子都比現在的尺寸大，大金交椅，大八仙桌，不似現在的桌子，一伸手就能夠著啦。姑娘看了一會，遂腳尖一滑地，伸手輕輕一按桌兒，縱在桌子之上，身輕如羽，落地無聲，跳到桌子面上，伸手撤出雞爪鏢，對著勝爺銀牙咬錯，將雞爪鏢舉起。勝爺此時是假裝盹睡，看得明明白白。勝爺看著姑娘的雞爪鏢舉起，先向勝爺豎目咬牙，後來又對著勝爺點頭，復又將雞爪鏢撤回。林素梅行刺本是被哥哥所使，如不將勝爺刺死，則哥哥萬不欲生，並不是姑娘的本意，起心殺害勝爺。所以先將雞爪鏢舉起，對著勝爺欲要下手，繼而一看，勝爺年邁蒼蒼，鬚發皆白，又是行俠仗義的好人，姑娘故此又將雞爪鏢撤回。勝爺一見姑娘將雞爪鏢復又撤回，心中暗想：這姑娘本不欲殺我。正在此時，只見姑娘又將雞爪鏢舉起，銀牙緊咬，杏眼圓睜，十分兇惡。勝爺的刀不殺婦女，金鏢用頭不打婦女，拳頭腳不能傷婦女，第二次勝爺見姑娘滿臉凶氣已現，看看就要手起刀落。勝爺心中正自打量之際，只見身旁有一個小圓凳在那裡放著，勝爺心說：「你要是真下手時，我使用此凳子打你。」此時姑娘雖欲下手，仍然自己暗暗慚愧，猶有不忍之心，那姑娘將傢伙舉起者三次，心中暗道：「我若不殺勝英且，我兄則死。禮義出於富戶，良心喪於困危。」想到此處，牙關一咬，手起雙鏢落下，只聽咯啞一聲響，翻筋斗栽倒塵埃。

勝爺見姑娘第三次又將兵刃舉起，銀牙咬得已經有了聲音，知道姑娘是要下毒手啦，勝爺的右手緊靠著那張凳子，及至姑娘兵刃正往下落時，勝爺的凳子可就打上來啦。這一凳子，正打在姑娘胸際之上，姑娘疼痛難忍，翻身栽了一個筋斗，由八仙桌之上栽倒塵埃。當時那凳子打在姑娘的身上，倒沒有多大的響聲，可那凳子由桌子上又往地下咕嚕，只聽得唧哩咕嚕的聲音可就大啦，亭

中四十餘位一聽凳子聲音，可就全都抬起頭來啦。黃三太喊了一聲：「有刺客！」勝翁見大家俱都站起身軀，用大驚，壓傢伙，急忙喊道：「千萬不可動手！」勝翁遂用手一拍八仙桌子，一縱身軀，躍至亭門，臉面朝外，雙手插住亭門道：「眾位不要大聲喊叫。行刺的是一女子，我們豈能與女子一般見識？叫她逃命去罷。」當時東西廂房也都大嘩，欲要動手捉拿刺客。勝翁且叫道：「東西廂房的賓朋，千萬不要出屋。我們不能與婦女動手，任她自己逃罷。」眾鏢頭一聽勝翁喊叫不讓動手，俱都遵命，誰也不敢造次。惟有楊香五心中憤恨刺客，因老師不叫出去捉拿刺客，也不敢違背。楊香五心生一計，見金頭虎在兩條板凳上正自熟睡，還直打呼嚕，楊香五一伸手，暗暗將板凳一拉，就把那板凳給拉倒啦。傻小子在夢中挨了下手，可就摔醒啦。傻小子揉著眼一看，楊香五正在他跟前，遂叫道：「楊香五！」楊香五對傻小子一擠眼說道：「賈明別睡啦，有了刺客啦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怎麼有了刺客啦？」楊香五此時用手往院內一指，一使眼色兒，傻小子說道：「我知道啦。」這就伸手抽出一字鑲鐵杵，吶喊一聲道：「我去杵他去！」勝翁見傻小子要出去，急忙說道：「賈明，不許你胡說。那刺客乃是女子。」傻小子說道：「女子呀，我也得杵她一百杵，我不管什麼叫女子。勝三大伯，您要攔我，我踹開隔扇出去啦。」勝翁見賈明非要出去不可，遂叫道：「弼昆，你還不攔阻賈明嗎？」弼昆長老念了一聲阿彌陀佛，叫道：「賈明，你勝三大伯以仁義為懷，寬宏大量，你不要違背他老人家的命令。」說罷，遂一伸手將賈明拉住。賈明說道：「真倒了運啦。往後要是再有刺客來行刺，就看著他刺嗎？」弼昆長老說道：「賈明不要如此任性。」然後又向賈明一瞪眼。賈明一看，弼昆不許他造次，遂退下去了。此時無雙女疼痛難忍，已經由五層階腳石上，用就地十八滾的工夫，滾到了階石之下，到在院中，已經緩過一口氣兒來啦，遂用雙足一點地，一縱身軀，可就縱上了東廂房。林士佩在房上看得真真切切，一見妹子由房中滾將出來，知道妹子必遭了毒手，敗兵之將又不敢下來動手，皆因為勝翁一人自己還不是敵手，若是鏢行八十餘位，那豈不是白送其死嗎？林士佩爬在房上；好似木雕泥塑一般。

及至見姑娘縱上房來，鏢行之人並不追趕，這才稍稍放下心去。

可是見了妹子慚愧交加，一語全無。林素梅見哥哥林士佩伏在那裡，好似傻人一般，遂拉了林士佩一把，叫道：「哥哥，咱們走吧。你方才看見啦，勝英是何等的大仁大義？倘若鏢行之人出來，年輕之人甚多，如要將小妹捉住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你我兄妹這個筋斗栽得起嗎？再說要是動了手，人家一奚落，叫我還怎麼活著呢？哥哥走吧。」林士佩一語全無，站起身形，與姑娘仍由原路回歸後寨。您道林士佩怎麼連一句話都不會說啦？這就應了那句話啦：理虧如山倒，勝者王侯敗者囚。所以對著姑娘無話可說啦，哪有足不出戶的十七八歲大女子行刺的道理呢？二人來到後寨，老乳母尚在那裡呆立相望，正在放心不下之時，一見林士佩兄妹進來，遂對姑娘問道：「姑娘怎樣了？」姑娘歎了一聲說道：「一言難盡。不要提啦，乳娘，就此與我兄妹逃走罷。」林士佩遂與乳娘、小妹三人，匆匆直奔後山而來，來到後山坡，此時早有輕船一隻，兩名老嬸坐在那裡等候。主僕三人登船，直奔蓮花湖而去。

再表逍遙亭內八十餘位，亂成了一團。勝翁說道：「大家且勿喧嘩，不要喊叫。且看看咱們鏢行人數，都在此處否？」

於是大家這才齊集逍遙亭院內，查點人數，暫且不表。且說金頭虎賈明尚未等查點完畢，即大聲喊道：「勝三大伯，了不得啦！咱們鏢行之人，怎麼單單不見諸葛師伯呢？我方才心裡就直納悶，諸葛道爺一定叫賊頭給害啦。」勝三爺聞聽傻小子喊叫，留神一看，果然就沒有諸葛道爺。勝翁心中暗想：方才打那行刺的女子，我用的那個凳子本是諸葛道爺之座位。傻小子在一旁還是口中直嚷：「咱們快去找諸葛師伯去啦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賈明不要胡喊。你那諸葛師伯本是心細如發，博古通今，聰明智慧的人物，怎能叫賊人給害了呢？大家不要驚慌，諸葛道爺絕不會有危險的。大家仍舊各歸屋中，只要其他人都不少，就不用喊嚷慌亂啦。」大家遂各歸了屋中，仍然落座。

勝翁也回到逍遙亭內，心中暗想：諸葛道爺怎麼這半日工夫沒見了呢？莫非果然有什麼危險嗎？勝翁遂對李剛李四爺說道：「咱們坐在屋中這半日的工夫，就沒留神諸葛道爺。此時固有刺客，大家這一亂，方才想起諸葛道爺。按說道爺要是上哪裡去，總得言語一聲。這是什麼原故呢？」李剛李四爺說道：「諸葛道爺聰明一世，決無危險之事。大概許是自己暗探林士佩他們散山的情形去了。三哥不必掛心，諸葛道爺必有所為。」

原來，諸葛道爺一進屏風門的時候，腳踏方磚地，只聽裡面空響，自己就覺心中一驚。及至一看，那逍遙亭是一座五行八卦火攻陣，不覺毛骨悚然，遂自己暗暗走到亭子後面隱藏去了。到一更餘天的時候，來到亭子後面隱藏一會兒，遂擰身躍到逍遙亭上，往四外觀看，看那陣的機關在於何處。只見後山北方一片汪洋白水，有一座院落，在那裡孤立，諸葛道爺遂來至後寨姑娘住的臥房。道爺一看，心中就明白了。只見由姑娘那院有一條方磚道，接連不斷的，那方磚上有古錢大的窟窿。

道爺心中明白，那五行八卦火攻陣，必是暗埋地雷，那方磚地上有古錢窟窿，必是藥筒子的道路，為的是流通空氣，不叫那藥線受了潮濕之故。道爺看罷，復反身來到姑娘住的房上，往下一看姑娘的房屋，乃是緊靠江水，房後的江水，與蓮花湖接連，姑娘住的房子底座，乃是用柏木樁砸在水中，後房簷傍水處，用三合土砸成，上鋪石頭。道爺心中暗想：那五行八卦火攻陣，必是在姑娘房中埋伏機關藥線，要是進屋破陣被人看破，不但作不成，反倒栽了筋斗啦。道爺思索多時，心說那五行八卦火攻陣，乃是取水火既濟之義，姑娘房後是水，後房簷處，必有痕跡。思至此遂脫下道服，換上水衣水靠，將衣服包好，躍入水內，往後房山近處一摸，那後房山底下六尺餘高，柏木樁砸著，本是空的。道爺往裡行走，半人深的水，直通蓮花湖的水路，走到山根用寶劍一敲，那房山裡面本是空的，外面柏木的木板。用寶劍將木板劃開，那木板裡面又現出一層鐵板；又用寶劍尖慢慢的刺那鐵板，一會工夫，將那鐵板刺下半尺見方的一個窟窿，一看裡面又有一層銅板。道爺的寶劍削鐵如泥，那銅板更不用費事啦，幾下子將銅板劃開，伸進胳膊往裡一摸，原來裡面是一尺粗的大鐵筒子。道爺暗念了一聲無量佛，自語道：「果然是藥線所在。」道爺用寶劍將鐵筒刺開，那鐵筒裡面又是一層銅筒；將銅筒刺開，裡面又有一層竹筒；將竹筒刺開，用手一摸，已經摸著裡面的藥線，俱是核桃粗的藥線，一共五顆，十字花搭著。道爺將藥線用手捋著往外一扯，扯出有數尺之長；又用寶劍將藥線纏住用力一扯，扯出一丈餘長。

然後又用寶劍將外面的鐵板窟窿開長了，那蓮花湖的水遂流入了地溝之內。只聽嘩啦啦聲音，工夫不大，將那地溝也就滿了。道爺復轉身退出，來到那江水深處，用水將身上的泥跡洗濯一番，這才由水中出來，來到岸上。將水衣水靠脫了，換上了道服，將面上的泥痕也洗乾淨，遂對著逍遙亭念了一聲無量佛。鏢行八十餘位命不該絕，不然此時已死于飛燄炮火之下了。道爺心中尋思著說：「我再看看嫉妒的小兒林士佩去。」

遂躡房躍脊，來到聚義廳上，往屋中觀看，一人皆無。道爺又來至前後各寨，皆已杳無人跡。道爺心說：「好一個萬惡的林士佩，山寨之人俱都遣散一空，單等更深夜靜，放地雷將鏢行一網打盡。毒惡至此，可謂極矣。」尋思至此，復又笑道：「林士佩呀，少時你點地雷的時候，叫你如同水中撈月，鏡裡觀花，用盡心機，白費一回。」道爺自思：我再看看那忠厚樸誠的勝三弟去。三弟你只知忠義化人，誰可憐你呀？也是天不絕我輩，邀天之幸，被我看破機關，不然，三弟你此時與眾鏢頭及逍遙亭已化為齏粉了。險哉險哉！道爺來到逍遙亭切近，擰身躍至逍遙亭上，往屋中窺看勝三爺，正趕上勝三爺與李剛李四爺叨念自己。道爺遂念了一聲無量佛：「貧道來也。」只見那諸葛道爺躍身而下，來至逍遙亭內與勝翁見面。諸葛道爺說道：「勝三弟，英雄不落險地。」勝翁聞聽，遂叫道：「道兄，何出此言？你看這座逍遙亭清潔雅致，設擺齊整，林寨主對待朋友總算是周到。」諸葛道爺冷笑一聲，叫道：「勝三弟！咱們鏢行八十餘位，幾乎斷送在嫉妒小兒林士佩之手。三弟此時你還在夢中呢！」叫道：「楊香五、黃三太，將八仙桌搭開！」

楊香五、黃三太遂站起身軀，走至八仙桌前，二人將八仙桌搭開。諸葛道爺叫道：「三太，你將這八仙桌底下的四塊方磚起將下來。」三太、香五二人遂將那桌底下的四塊方磚起下。一看那方磚底下有，一層木板，那木板乃是活的，將木板揭起一看，下面是一個大木箱子，那箱蓋用鐵鎖鎖著。將箱子撬開，只見裡面西瓜大的一個大地雷，那箱中裝著硫磺火種，可箱中已經灌了半箱子水啦。大家一看，心中早已明了，若不是諸葛道爺破地雷，大家必然死已多時了。諸葛道爺叫道：「三弟你看，這個地雷要炸了，

這座逍遙亭豈不成為灰燼？你再看那箱外通著東西廂房，尚有兩個鐵筒，也是藥線，東西廂房內也有地雷。這林士佩對三弟你外示優容，內藏奸詐，三弟你只知忠恕待人，誠實為懷，焉知道人家卻是暗算於你？」勝翁看罷，不覺怒從心頭起，氣向膽邊生，遂大聲罵道：「好一個畜生林士佩，狠毒至此，宜殺不宜留。」遂叫道：「大眾亮傢伙，去各處捉拿林士佩，將他捉住，碎屍萬段，與那死去的鏢頭報仇雪恨！」大家一聞此言，全都亮出兵刃，捉拿林士佩，暫且不表。

再說勝翁由逍遙亭直奔正南而去，方來到後山坡時，舉目往四外觀看，只見皓月當空，滿天星斗，山水蕩漾，精神不覺為之一振。勝翁心中暗道：「林士佩小兒逃走，必奔蓮花湖而去，大約此時走之不遠。」勝翁尋思至此，遂注目向西北觀看，只見離此山約有半里之遙，江面上有燈火閃爍，似乎船在江中，可是並未行動。勝翁心中暗想：「這必是賊子林士佩向蓮花湖逃走，此時風大又是逆流，不能前進。」勝翁還是真猜著啦，果然就是林士佩的船。皆因為林士佩生性嫉妒，他那只船上的艄公乃是兩個老嘍卒，年已六七十歲了。他為什麼用兩個老嘍卒呢？皆因為林素梅是十七歲的女子，若是年輕的嘍卒，多有不便。所以那船走得非常之慢，再遇上漩渦逆流，就走不動啦。

再者說，往前行走，看看已經到了那水深之處，那片水乃是鵝毛沉底，船不能行，那水流乃是漩渦。那位說啦，這水既是漩渦逆流，鵝毛沉底，方才你說林士佩已坐著小船數隻，叫嘍卒們押著金銀細軟之物送往蓮花湖去了，他們是怎麼過去的呢？

原來蓮花湖的水路，乃是四通八達，並不是這一條水路可以進蓮花湖。林士佩因點地雷失敗，恐怕鏢行之人捉拿於他，所以急不擇路。先到蓮花湖的人，已經將林士佩所囑之語，報告了韓秀寨主。那韓秀寨主善於游泳，自幼生在水地，這片江水雖然鵝毛沉底，韓秀他能由這片水覺得過來，其餘還有兩個人能覺過此水，暫且還表不到呢。話說勝翁看罷，由身上摘下油綢子包袱，撤下頭上鴨尾巾，換上了油綢子水帽，脫去英雄大整青緞靴，穿上水衣水靠，將衣服包好，背插魚鱗紫金刀，收拾好了零碎，躍身入水，直奔那只小船，施展游泳之術。工夫不大，已來到小船切近。勝翁露出水面，往船中觀看，微聞船內有悲泣之聲，細聽乃是女子的聲音。勝翁心中明白，那女子必是行刺之人。來到小船切近，勝翁一手持著船舵，一手扶著船尾，聽那女子悲泣道：「哥哥，這黑夜之間，船不能前進，兄長你要叫小妹上哪裡去？」就聽林士佩說道：「奔蓮花湖去。」

那女子又道：「那蓮花湖是個什麼地方？」林士佩說道：「蓮花湖乃是我盟弟韓秀的山寨，我那盟弟韓秀乃是總轄寨主。水八寨，旱八寨。前八寨，後八寨，中央八寨。外有一十二寨，乃是十二家老寨主統轄，那十二家老寨主是錢來伸手，飯來張口。一共五十二寨，嘍卒萬餘，寨主數百，猶如銅牆鐵壁一般，較之蓮花峪，勝強遠矣，不啻世外桃源，可稱富貴無疆。我那賢弟乃是總轄四十寨寨主，與兄八拜結交，情同手足，小妹到那裡，較比你獨自居住蓮花峪後寨熱鬧多矣。那裡山寨規矩謹嚴，與蓮花峪不異，他們寨主又多有家眷，賢妹到在那裡，與各寨主夫人可以談談論論，毫不寂寞，是何等的痛快？小妹怎麼又哭哭啼啼起來了？這不是叫哥哥我為難嗎？」林素梅答道：「兄長，小妹絕不叫哥哥為難。古人說得好，有父從父，無父從兄。但是小妹在山內，怎樣苦勸哥哥，哥哥不聽，哥哥如要聽了小妹之言，何至於落得如此模樣？小妹跪勸哥哥別點地雷，忠言逆耳，哥哥不聽，非點地雷不可。地雷炸了嗎？只鬧得畫虎不成。然後哥哥又逼迫小妹去行刺，多虧勝老者大仁大義，不追趕小妹。雖然逃出了虎口，哥哥又往那賊窟裡送小妹去。」

林士佩道：「妹妹，為何出此言？哥哥佔山為王，人家也佔山為王呀。」林素梅說道：「我說此話，哥哥你還沒有聽明白，不是小妹不知羞恥，哥哥你為什麼自父母死去，直到如今不給小妹打算終身之事？你又不娶嫂嫂，只教老媽子在後寨與小妹作伴。除去婆子丫環之外，連一個親近之人都沒有，如果小妹若是有個嫂嫂，無論上哪裡去，小妹也可以追隨作伴。哥哥你此時連妻子都沒有，小妹又在青年，小妹方出了賊巢，又入賊巢，把小妹一個青年的姑娘，怎麼安置呀？想當初我曾說您佔山為寇無有好下場，哥哥雖不夠百萬之富，回原籍尚可置田園作生意，並且尚有叔孀在世，叔孀何異於父母？骨肉團聚，得其善終。哥哥你此時還想得此話嗎？我也不必累墜哥哥你，妹妹乃是美玉無瑕，就此投江一死，生者對得過哥哥，妹妹良言勸了多少，哥哥不聽；小妹死在泉下，也對得起我那故去的父母，沒給父母喪了廉恥。」語畢，無雙女就要投江自盡。老乳母知道姑娘秉性貞烈，早將姑娘一把拉住。林士佩看罷，遂歎氣道：「妹妹別擠兌哥哥啦，哥哥到了什麼時候啦。事情錯啦，猶如覆水難收，賢妹此時就當憐恤哥哥這是落難之時，賢妹要是那麼一來，豈不是逼哥哥一死嗎？哥哥此時親近之人還有誰呢？妹妹真就這樣嗎？我方才不是跟妹妹你說了嗎？蓮花湖老寨主那兒有姑娘僕婦們，賢妹到在那裡，終日歡樂，強於蓮花峪多了。賢妹你先到那裡看看，如不適意，兄長必當將賢妹送歸故里。」林士佩又說道：「賢妹你看，前邊那只蓮花紅燈船破浪而來，那就是四十寨統轄寨主我的拜弟韓秀，前來迎接咱們來了屍賢妹到了那裡，必然適意。」勝英暗道：「佔山為寇之家，竟有這樣節烈之女。」此時勝老英雄不覺暗暗歎息，心中暗想：我要是一上船捉拿林士佩，姑娘必定投江而死。勝翁遂動了惻隱之心，心中說道：「我為憐恤此女，我放了小兒林士佩。」又聽船上林士佩用手指著前面道：「賢妹，你看那對彩蓮燈，光色奪目，已經來到啦。那就是我之拜弟韓秀，那船到了漩渦之處，也是不能前進，我韓賢弟總得覺過漩渦，前來接我兄妹。」勝翁心中暗想：我久聞韓秀走馬觀碑，路視群羊，提筆能作八股文章，文韜武略，精明強幹。我一來多認識一位朋友，二來我將人情送給韓秀。如其不然，我既是追到啦，焉有空回之理？勝翁正在心中暗想，那韓秀此時已經由那只彩蓮燈船上躍入水中。工夫不見甚大，只見林士佩船前水聲嘩啦啦一響，由水內冒出一人，林士佩留神觀看，正是盟弟韓秀。

那韓秀兩腿一攬水，右手一按船頭，躍身上船。韓秀遂問林士佩道：「兄長，蓮花峪如何？」林士佩說道：「一言難盡了，昆岡失火，玉石俱焚。」林士佩遂又扭頭回頭叫道：「妹妹，這就是韓秀韓賢弟。」又叫道：「韓賢弟，這就是小妹素梅姑娘。」韓秀聞聽，抱腕當胸，遂向姑娘施禮，姑娘也向韓秀道了個萬福。姑娘對韓秀遂說道：「我們兄妹日暮途窮，多蒙韓兄長前來解救。」韓秀說道：「姐姐何出此言？我與林仁兄情同骨肉，蓮花峪與蓮花湖有唇亡齒寒之關係。」勝翁此時在船後觀看韓秀，那韓秀頭戴荷花色壯帽，包耳護項，軟護克腦，荷花色的分水裙，背後繡著亮銀雙刀。此刀與眾不同，別人的刀，刀柄有藤線纏的，有絲線纏的，韓秀的刀乃是能工巧匠所做，細自足紋銀鑲著五個大字，乃是「天地君親師」。此人頗知三綱五常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下體荷花色分水裙，三叉通口水褲。在臉面上一看，面如敷粉桃花，黑真真實劍眉抱於桃花臉上，一雙俊目皂白分明，鼻如懸膽，口似塗朱，兩耳垂輪，三山得配，五嶽相停，那像個四十寨統轄的山大王，分明是個風流秀才，儒雅的學生，惜哉身為綠林道。再看林士佩與他二人相見，姑娘呼韓秀為兄長，韓秀呼姑娘為姐姐，皆因二人未敘年庚。林士佩說道：「你把姑娘急速背過漩渦水去，然後再背愚兄。勝英水路鏢頭不少，倘若追來反為不美。」韓秀答道：「謹遵兄命。」姑娘素梅往後一退，說道：「兄長落難之時，何以不顧廉恥？古人云，男女授受不親。兄長請想，韓兄長二十餘歲，小妹乃年方十七歲之人，豈能叫韓兄長背之？小妹寧死不能叫韓兄背渡此水。」韓秀聞聽，不由得桃花臉通紅，遂叫道：「賢姐勿要多想，小弟天膽也不敢攙扶姐姐。」林士佩說道：「賢妹，你韓兄長是我生死之交，你我在此落難之時，何必多疑？我盟弟韓秀有柳下惠之品，人正不怕影兒斜。勝英的鏢頭會水的甚多，如果工夫一大，必定追來，那時節反為不美了。賢妹成全哥哥我落難之時吧。」

勝翁在船後，一隻手攆住船沿，一隻手扶著船尾，心中暗道：「我別叫男女三人為難啦，我既是開籠放鳥，為何不給他們一個痛快呢？」勝翁遂用兩腿一覺水，縱身形上船，一抖分水裙，水珠不沾。遂大聲說道：「對面來者是蓮花湖五八四十寨總轄韓寨主嗎？俺勝英來也。」林士佩一聽，大吃一驚。列位，林士佩這樣的英雄，為何如此呢？這就叫敗軍之將，不足以論戰。

皆因地雷一破，林士佩准知道鏢行將地雷挖將出來，勝英來必定拚命決戰，遂叫道：「韓賢弟！勝英追到了，亮傢伙！」韓秀套挽手亮出亮銀雙刀，林士佩壓雙劍。林素梅將斗篷脫去，套護手亮雞爪雙鞭，說道：「勝老老，我兄妹一敗塗地；何至於趕盡殺絕？」惟有韓秀借著明月及船上的燈光，觀看勝翁臉面之上毫無怒容，遂把雙刀一抱，說道：「久聞明公海量寬宏，屈己從人，我拜兄山敗人亡，何必苦苦追趕？」勝翁刀未離鞘，說道：「總轄寨主，人講禮義為先，樹講枝葉為源，有話說與明理的君子。我迫林寨主本欲拚命爭持，勝者存，敗者亡，我聽姑娘哭得可憐，要投大江一死，在下勝英遂生惻隱之心，才不與林寨主比較，打算放

他兄妹逃走。恰巧統轄寨主接到，我得以見到高明，三面相對，我們二人之事，請求總轄寨主與我們兩下評論評論，誰是誰非於提起此事，勝英有些慚愧，我們門戶之中出了下賤子弟，名叫高雙青。凡女子及婦人，因奸不允，即拔刀殺未出閨閣的女子，守節之寡婦。他又在某宦家樓上，捋住小姐的發髻，九烈三貞的小姐，不允姦情，小冤家持刀威嚇。我與我盟弟二人親自看見，將小冤家叫下樓來，我捉拿於他，小冤家不是我之敵手，他才要想逃命，我在後面追趕，小冤家借水逃走，我覓跡尋蹤，追到俠義莊。此孺子是我師弟邱瑾之義子螟蛉，我弟兄就要捉拿高雙青，萬惡滔天之淫徒竟鏢打他的義父，得藝忘本，昧義忘師。在下勝英遭到二郎山，四霸天庇護於他，在下掃平二郎山，小冤家高雙青由地道逃走，我派我鏢行之人，由地道追拿。追到蓮花峪時，我之盟弟姪要追進蓮花峪去，嘍卒眾人阻攔，口角分爭，打傷了幾名嘍卒，林寨主親自出寨，要將我那盟姪結果性命。我給寨主賠禮，拜求寨主放出高雙青。林寨主即提出請我赴南北英雄會，我要不赴南北英雄會，叫我將十三省總鏢局關門，南七省一腳之地，不叫我姓勝的站立。總轄寨主請想，南北英雄會我是赴與不赴？」

韓秀說道：「慢說勝老明公名揚天下，四海皆聞，有人要請在下韓秀，就是刀山油鍋，我也要前往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姓勝的率領八十餘位赴南北英雄會。到了蓮花峪，人不跟人比賽，先叫我們下圈打鹿，三陣賭輸贏，傷了我二位鏢頭。第三陣將鹿打死，邱銳反覆無常，他硬說不算輸贏，又叫我們三陣打豹，兩陣將豹打死，二寨主仍然說不算輸贏。二寨主又口出不遜，又要人與人比賽，勝英讓之再再，刀劈二寨主，鏢打三寨主，我勝英連贏數陣。末了我與林寨主比賽，一百餘個回合，我反背轉環刀，未肯傷害林寨主之性命，削去他的壯帽綳帕，頭頂削去銅錢大的一縷發髻，皮肉略見一點血跡。林寨主意狠心毒，將我們穩在逍遙亭暫宿一夜，三更天暗點地雷，要將我們鏢行八十餘位一網打盡。天不絕人，被我等識破，掘阻地雷。大眾一見憤怒，追趕林寨主。韓寨主你是明理的君子，我們二人誰是誰非？請閣下公論。」好一位精明強幹的韓秀，對著勝爺控背躬身，深施一禮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，千錯萬錯，是我盟兄林士佩的錯，您春秋鼎盛，年紀高邁，多容多讓。我們弟兄年輕，做事不週，明公高抬貴手，我拜兄到蓮花湖時，我當苦苦相勸，必然悔悟，不但他兄妹承情，我韓秀也感激非淺了。勝老達官，您高指貴手吧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咱們保鏢的買賣，全仗綠林道朋友照應。我的鏢車鏢船，騾馱子，來到南七省的時候，大家不給我動，就是賞我們飯吃啦。總轄寨主，您迎接林寨主兄妹回歸蓮花湖去吧，船可以繞著走，不必渡此漩渦。我勝英暫回蓮花峪，有我鏢行之人追來，我將他們迎回蓮花峪。」韓秀說道：「明公，我欲請您到我蓮花湖，你我盤桓幾日，也可使我頓開茅塞，長些見識，我等得與高人共語，也是三生之幸也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總轄寨主說的那裡話來？蓮花湖的高朋貴友和氣如雲，滴汗似雨，什麼高明皆有，勝英有意拜訪，皆因蓮花峪尚有八十餘人，怕他們放心不下。你我人長天也長，改日再到貴寨拜會眾位。」彼此道請字，勝爺踏水花回蓮花峪去了。

不到一里之遙，勝爺回到蓮花峪，忽然抬頭一看，只見蓮花峪四面火起，烈焰騰空，滿天照如白晝，火光達於霄漢。風借火勢，火借風威，真好似戰國春秋火燒棉山，燒死了忠臣介子推。勝爺棄水登山，將油綳子包裹打開，包裹鋪在山坡之上，由油布口袋內取出鴨尾巾，英雄盔，青緞子快靴和一切零碎物件，撤去通身水靠，提起一抖，水珠不沾，挽好發髻，綳帕繃頭，帶好鴨尾巾，背插魚鱗紫金刀，脅下襯鏢囊，將零碎東西包好，背後一背。火勢已大，勝爺不能進寨，由北山坡遂往東行去，由東而南，來至頭道寨外。勝爺只聽頭道寨門大眾喧嘩，人聲鼎沸，金頭虎賈明喊叫：「諸葛道爺，怎麼咱們鏢行之人，單單不見我勝三大伯？我由昨天就心驚肉跳，一定將我勝三大伯燒死在山內啦。」聾啞仙師聞聽，微然一笑：「傻孩子不要胡說，你勝三大伯難道說是傻子？豈能見火起，還能在山內等著燒死？」復又聽金頭虎說道：「點火的時候，就應當找找我們勝三大伯，連言語都沒言語，就將火點著啦，真要是燒死我勝三大伯，我看你們怎麼辦？也不是我點的，反正沒有我是罪辜。」

勝爺在山口外聽得明白，心中說道，「金頭虎無時無刻不掛念著我，真令人可愛。」勝爺眼望眾人走近前，此時賈明一眼看見勝爺，遂大聲喊道：「勝三大伯來了。三大伯，你老人家上哪裡去啦？這大工夫才回來，我們好不放心。」勝爺看著賈明微然一笑，遂問道：「這火是何人點的？」只見大眾面面相覷，一語全無。勝爺又接連著問了好幾次，並無一人答言。金頭虎在旁有點別不住勁啦，遂說道：「勝三大伯，你老人家別問啦，大家都商量好啦，等勝三大伯回來時，別告訴是誰點的火。我也不告訴你老人家是誰點的火，李四大伯知道。」此時聾啞仙師微然而笑。李四爺站在一旁，面容慘淡。勝爺看著蓮花峪，不由得唉聲歎氣，勝爺一聽賈明說出李四爺知道，不言語，不問可知，那火一定是李四爺點的。勝爺遂對李剛李四爺道：「四弟，這火是您點的吗？」李四爺見問，不覺面紅過耳，遂對勝爺說道：「不錯，是小弟我點的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四弟，你看這座蓮花峪大房好幾百間，裡面桌椅木器，花梨紫檀的甚多，您這一點火不要緊，損壞多少銀子、物件？現在有紳董丁桂芳丁賢弟在此，咱們大家回歸飛龍鎮之後，由丁賢弟報告官面，叫居民們將那磚瓦木料拆去，內中的桌椅玩物，或歸官家，或歸丁賢弟設法報官售賣，要是作一種慈善的事業，有何不可？」

你這一燒，豈不是暴殄天物嗎？四弟你這樣剛復，恐其將來不得善終。」李四爺被勝爺這一數說，聽著勝爺說的句句有理，不覺心中也是難過，遂對勝爺勉強答道：「誰叫他們要點地雷呢？林士佩要是點著地雷，這座山寨不也是得化為灰燼了嗎？莫若我替他點著了就先完啦。」列位，有句俗語，無論何人拗不過這個理字去。李四爺這就叫無話可說啦，說了這麼兩句不通情理的話。勝爺又說道：「四弟你作事太絕啦，恐怕人容天不容。你豈不聞但得容人且容人嗎？林士佩陰毒奸險，打算叫咱們鏢行八十餘位全都死在逍遙亭內。他的打算，是以為必成啦，哪知道人叫人死，那是萬萬不能的，諸葛道兄不費吹灰之力，就將他那地雷給破啦。凡事都有天作主，不是人想怎麼，就可以成的。」諸葛道爺聽勝爺說話，愈說愈多，李四爺又不是好脾氣，諸葛道爺念了一聲無量佛：「勝施主不要多說啦，李四爺因為小兒林士佩做事太壞啦，所以才給他來個斬草除根。況且這山寨窩藏盜匪，於人民毫無利益，李四爺這一燒，這就是由根本上給百姓們除害啦。」諸葛道爺又問勝爺道：「您追趕姪小兒林士佩，可曾追上嗎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林士佩小兒由水路逃奔蓮花湖去，他那只船方行出不到一里之遙，已到漩渦之處，就不能前進啦。因為他逃走心急，早有人去到蓮花湖送信，有人前來迎接於他。我追至船前，我聞他那船中有女子哭泣之聲，我就在船後仔細竊聽，那哭泣之人，正是小兒林士佩的妹子。不想他那妹子倒是個九烈三貞之女，在船上埋怨他哥哥作事不仁，不該點地雷害人，曆數他哥哥的罪狀，並言及小弟我俠肝義膽，寬宏大量，行刺時並不追趕等情，說至傷心之處；泣不成聲。姑娘真是讀書明理之人，並且要當著他的哥哥投江一死。我聽到此處，我遂起了不忍之心。我想我要是一上船捉拿小兒林士佩；姑娘必定一死，故此我未忍上船拿他。正在此時，就見上流有一隻彩蓮紅燈小船破浪而來。林士佩就勸解姑娘說道：『妹妹，前面那只彩蓮紅燈小船，就是我拜弟韓秀前來迎接咱們來啦。』我聽到這裡，心中一想，既久聞韓秀之名，為何不借此機會，也會一會綠林的人物？樂得我就將此人情送與韓秀倒也不錯。工夫不大，韓秀那只船可就來到那片漩渦之處啦，那韓秀躍入水中，遂覺到了林士佩的船頭。我在船後一看韓秀，哪像上山為寇的寨主呢？那韓秀長得面如敷粉，五官清秀，儼然是一位文生公子。我一見之下，心中不由得起了愛敬之心。那時節我遂縱上船去，小兒林士佩見我上船，遂叫道：『韓賢弟亮傢伙，勝英追到了！』林姑娘也亮出傢伙，小兒林士佩壓著劍哪。此時韓秀見我上得船來，並不動手，韓秀遂對我控背躬身叫道：『勝老明公，他兄妹已到此時，為何趕盡殺絕呢？』我此時遂對韓秀說道：『並非我們鏢行之人無故生非。』我就將南北英雄會，林士佩要點地雷暗害咱們鏢行之事，與韓秀略略說了一遍。那韓秀雖然年輕，倒是一個聰明之輩，聽我將話說完，遂對我控背躬身，替林士佩小兒認了許多的不是。語至此，我遂與韓秀告辭。」勝爺說到這裡，諸葛道爺口念無量佛：「勝三弟寬宏大量，但得容人且容人。」勝爺又接著說道：「此山已經燒啦，咱們大家也不能進山啦。但是咱那慘死的鏢頭屍首，可曾運出來了嗎？」諸葛道爺答道：「那死去的鏢頭棺木，都在山環之內，火不能焚，萬無一失。」

勝爺又問道：「咱們那幾匹馬呢？」諸葛道爺答道：「那馬現在山坡吃草呢。」勝爺與道爺說著話的時候，忽聽山崩地裂一聲響，乃是那地雷爆炸的聲音，眾人聽著不覺毛骨悚然。老道念了一聲無量佛。李剛李四爺說道：「三哥，您聽這地雷在平地上爆炸的聲音，還如此之大，若是在地裡埋著，還不知有多大的力量呢。林士佩小兒這樣的狠毒，我們正應當燒燬他的山寨，三哥還歎息什麼？要不是諸葛道爺，咱們大眾比此山慘之萬倍呢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凡事都是天數，四弟你但多行好事，自然默默中有十分報

施。」勝爺遂即叫道：「三太、香五，你二人就此將馬備好，咱們大眾這兒也沒有什麼事啦。咱們鏢行之人，俱都一日一夜未得休息，趕奔回飛龍鎮去，大眾也好休息休息。」三太、香五趕緊答應一聲，工夫不大，將馬匹備齊。

六匹馬牽到六老跟前，六老者上了座騎，六匹馬並行，眾鏢頭在後面跟隨，浩浩蕩蕩往飛龍鎮而來。在路途上六老者並馬而行，口中談論南北英雄會之事，說到傷心之處，勝爺不覺潸然淚下。李四爺問道：「勝三哥，為何哭泣呢？我們此時將一座蓮花峪毀為灰燼，寇盜四散，林士佩望影而逃，咱們大家得勝而歸，方樂之不暇，何泣之有？」聾啞仙師在旁念了一聲無量佛：「李四爺有所不知，貧道可以猜著勝三弟的心腸。南北英雄會，大眾由飛龍鎮起程的時候，咱們鏢行親朋來的是八十四位，現在回去剩八十一位了。死去的趙謙、李助、王玉成三位少年的鏢頭，俱都是上撇雙親，下拋妻子。勝三弟想起他們三人，所以泣耳。」諸葛道爺語至此，遂叫道：「勝三弟，凡事皆有天定，三弟你也不要傷心悲泣。對於他們三位的家屬，咱們大家回到鏢局之內，自有相當的待遇，生者，死者，必都有安置，也就對得起他們了。三弟你空自悲泣，於事毫無裨益。」

弼昆長老與李四爺、邱三爺、丁紳董大家都說道：「道爺說得有理，勝三哥不必悲哀，只要厚待死者家屬，也就是了。」

大家在路上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解勸著勝爺。此時已經日上三竿啦，勝爺被大家勸解，方才止住淚痕。抬頭往前觀看，只見有兩匹馬迎頭撞來，那馬上之人俱都便衣打扮，直向鏢行這邊加鞭策馬而來。勝爺一看，心中一動：曠野荒郊，前面就是蓮花峪，商人買賣決不由此路經過。勝爺想至此處，遂叫道：「諸葛道兄，你看這兩匹馬迎頭而來，必有原故。」諸葛道爺答道：「我也如此思想，三弟之言與我相合。」說著話，那馬已來至近切，那二人將馬繃住，遂對鏢行之人問道：「你們眾位之中有十三省總鏢頭勝英勝老達官嗎？」勝爺見問，遂將座騎往旁邊一兜，叫道：「黃三太前去答話，就說勝英在此。」黃三太趕奔前去，二位已然下了座騎。三太向那二位控背躬身說道：「那位白鬚鬚老者，就是我的老師。」那二位答道：「你將那勝老老請過來吧，我們有公事在身，也不必客氣。這一位是院衙的差官王千總老爺，在下我是江寧府守備，姓李名守仁，奉欽差大人堂諭而來。我們先到你們十三省總鏢局去了一趟，鏢行人說，你們大眾奔蓮花峪而來，我們這是隨後追來的。在飛龍鎮上，我們打尖的時節，我們曾向招商店打探你們眾位行蹤，據說你們大家奔蓮花峪而來，我們故此也奔這條道來了。」此時勝爺聽得明白，遂來至二位差官面前問道：「二位大老爺，有何公事呢？」那二位差官答道：「現在有人在當今皇上面前，將勝老達官你告下來啦。」守備李守仁叫道：「王老爺，您將公事拿出來吧，叫勝老達官看看。」王千總遂將背後小黃包裹打開，裡面有一個黃油紙包兒，又將紙包拆開，將公事雙手遞與勝爺。老英雄打開觀看，乃是半行半草的字據，好似小學生的筆跡，上面寫得是：「飛簷走壁逞剛強，天下第一某無雙。鼠踏山峰如平地，盜寶之人在兩江。」在一旁有一行小字：「百拜明君聖主：如明此案，捉拿十三省總鏢頭便知分曉。」勝爺看罷，嚇得魂飛膽裂，面無人色，不亞如萬丈高樓失腳，揚子江斷續崩舟。那二位差官又說道：「勝老達官，不必驚慌。此案雖然重大，當今萬歲知道盜寶之人與勝老達官為仇作對，即將此案派老達官您為原辦人。」勝爺問道：「當今聖上失去何物呢？求二位差官大人指示明白。」那二位差官答道：「聖上的多寶閣內失去九龍杯，九龍盞；皇宮內院正宮國母失去珍珠汗衫一件。此案發現之時，當今萬歲遂下了一道諭旨，命欽差大人王義辦理此事。」那位欽差大人乃是先斬後奏，代天巡守，聲震儒林，滿腹經綸，熟讀五車，有生而知之之才。人都是學而知之，哪有生而知之的道理呢？諸公，說起這王義的歷史，內中還有一段迷信。那王義生前本是一位教讀的老先生，為人忠厚樸實，正直無私。由四十餘歲時，教讀為業，年至八十餘歲，他老先生所教的學生中了舉人、秀才、進士的很是不少。那一日老先生在書齋伏幾而眠，天在午正的時候，卻得了一夢，夢見已故去學生數人，在他跟前站立。他就問道：「你們有什麼事，都在我面前站立？為何不語呢？」那學生中有一人答道：「老師，咱們門外來了一位道者，一位僧人。他二人在門前站立，我們與他說話，他二人低頭不語。」

他老先生一聞此言，遂說道：「待我出去看看。」說畢，遂同著那幾位故去的學生來在門外一看，果然是一位僧人與一位道人在門前站立。老先生遂問道：「當家人，你二位有什麼事？請到書齋吃一杯茶吧。」那僧道並不言語，抹頭就走。老先生見那二人來得有些蹊蹺，遂尾隨而行，只見僧道二人走至江邊，投江自盡了。老先生一見僧道投江，遂叫道：「徒弟們你們大家怎麼見死不救呢？趕緊救人！」那學生們並不行動，在老先生身後說道：「先生你也下去吧。」說罷，用力一推，就將老先生推入江中去了。老先生落在江中，隨波逐浪而去，只見那二位一僧一道，如身駕祥雲一般，在前引路，老先生在後面跟隨。正在水中隨那僧道飄飄遙遙而行之際，忽聽得波浪滔天，一聲響亮，抬頭不見那僧道向何方而去，心中突然一陣陣驚慌，伸出手來一看自己的手，卻似小兒之手一般，自己遂說道：「我的手怎麼這樣的小了呢？」方一說話，就有一位婦人在他頭頂擊了一掌，說道：「別說話。」自己這才知道身已故去，乃是認母投胎，生在王氏門中。自從被那婦人打了一掌，自己可就不敢說話了，年至七歲的時候尚不能言，家人認為他是個啞子，無論怎麼和他說話，他也不言語。以後他的姨母來到他的家中，遂將他喚至跟前，問道：「你怎麼不會說話呀？」他才說了一聲：「我怕你打我。」他的姨母這才恍然大悟，想起在他生下來的時候，他曾說道：「我的手怎麼這樣小呢？」那時他的姨母在姐姐跟前，一聽初生小兒說話，恐怕不祥，就打了他一掌。所以他姨母聽他說怕打之話，這才明白他的來歷，遂說道：「你說話，我不打你了。」他從此這才說話。送入學堂讀書，老師給他起的名字叫王義。皆因他聰明睿智，上書房的時候，老師給他念一遍，他就背誦無遺，這就是他生而知之的來歷。在他七歲的時候，他的老師曾給他出了一個對兒，出對的時候，正在天降大雨，院外有鐘樓一座，先生信口說道：「兩打金鐘聲聲響。」那王義不加思索答道：「雪射鏡鉞點點清。」可見王義的聰明過人了。

閒言拋開，且說勝爺聽那二位差官之話，蒙當今恩典奉命拿賊，心中這才稍微止住驚慌，遂對二位差官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您將我徒弟帶去幾名作為押銀，在下勝英拿住盜寶之人，將人贓交與欽差王大人，然後再將我徒弟贖回。」那二位差官說道：「欽差王大人奉旨之後，曾在江蘇調查你的為人品格，地面上多說你為人正大光明，救困扶危，開設鏢局子商賈人民頗有益處。欽差大人遂將你的為人奏明聖上，並且保舉你為原辦案之人。若不是欽差王大人這樣清潔廉明，勝老達官，您這場官司吃得起嗎？什麼也不用，您就此趕緊拿賊，百日內如能將人贓俱獲，百事皆無。我們二人還得趕緊回去銷差。」語畢，與勝爺道請字，搬鞍認證，一抖嚼環，走下去了。勝爺看著二位差官走後，站立在道旁猶木偶一般，呆默默發怔，許多工夫，才緩過一口氣來，遂叫黃三太：「你將那詩文與大家大聲誦讀一遍，讓大家聽聽，是何人偷去聖上寶物與老夫作對？」三太聽畢，遂將詩文與大眾朗誦一遍。黃三太念畢，大眾俱都面面相覷，一語全無，弼昆長老發怔，聾啞仙師微微冷笑。勝爺遂問道：「大家可曾聽得此詩？上三門，下五門，中七門，外六門，散二十四門，可曾有這路人沒有？」大眾俱都無語，惟有聾啞仙師笑而不語。勝爺問道：「道兄為何發笑呢？道兄雲海四游，募化八方，莫非知道此人？」道爺答道：「此詩乃是冠頂詩。第一句『飛簷走壁逞剛強』，讀一字『飛』。第二句『天下第一某無雙』，讀一字『天』字；第三句『鼠踏山峰如平地』，讀一字『鼠』字；第四句，『盜寶之人在兩江』，讀一字『盜』字。合而讀之，乃是『飛天鼠盜』。你們大眾想想『飛天鼠』是何人呢？」勝爺一聽，心中甚為歡喜，對道兄說：「既有了人名，就不難辦理了。但不知果是何人？如何是好呢？還請大家思想思想，『飛天鼠』是何人也？」楊香五聽畢，對著勝爺說道：「老師，弟子知道此人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既知道此人，你快快講來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弟子今年春正月間與朋友在江蘇酒樓上吃酒談心，曾有一位朋友對我問道：『現在出了小哥三個，號為三鼠，你可知道嗎？』我說我不知道。我那朋友說道：『這三鼠結為異姓兄弟，無所不為，狼狽為奸。頭一位姓秦名尤，外號飛天鼠；第二位姓柳雙名玉春，人稱入地鼠；第三位盜糧鼠姓崔名通，三人結為八拜之交。弟子我想這飛天鼠，必是秦尤無疑。並聽說飛天鼠秦尤與蓮花湖四十寨總轄寨主也是八拜之交。那秦尤盜去國寶，必投蓮花湖韓秀那裡隱藏。』

聾啞仙師念了一聲無量佛：「香五言之有理。那詩上末句寫的是『盜寶之人在兩江』。」勝爺聞聽，氣憤交加，對著邱三爺冷笑，叫道：「三弟，你聽見沒有？想當初明清八義，被你一席話說得我與秦八弟動了手，秦八爺被我鏢打而死，太倉州明清八義由此遂星散了。現在秦八爺的後人秦尤，子報父仇，將當今聖上的國寶盜去，題詩與為兄我為仇作對。高雙青又是你的義子，你將平

生的本領，全都傳授與他，他卻與老夫拚命爭持，二郎山、蓮花峪殺人流血，現在又出了這樣逆事。三弟呀三弟，你看這樣的滔天大禍，皆由你一人所起。秦尤孺子，他要子報父仇，可以直接找我。他不直接找我，盜去國寶，這小冤家豈不是倒行逆施嗎？慢說是害不了我，就是將我害了，當今萬歲豈能饒得了小冤家呢？這幸是遇著廉明的王大人，如其不然，老夫年近七旬，難免身入囹圄，受那鐵窗風雨之苦。你們大家俱都在場，千萬記住老夫之語，老夫乃年邁之人，行將就木了，決不給大家壞道兒走的，千萬凡事都要退一步想，但得容人且容人，自然默默中托福無量。」聾啞仙師在一旁說道：「事已至此，三弟你也不要埋怨邱三弟了。邱三弟為人，對於兄長毫無錯處。也是他不識人之故，才出這等下賤子弟。高雙青已死，秦八爺之事，乃是已往之事，既往不咎，三弟你要再說這些話，豈不是叫邱三弟難過嗎？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躲不過。你沒聽那差官說嗎？限百日之內拿住盜寶之人嗎？空發牢騷無益於事。既然知道盜寶之人的來歷，還是速為打算進行捉拿賊人之策。」邱三爺連連唉聲歎氣，叫道：「三哥不必為難，事雖因小弟而起，小弟赴湯蹈火，絕不辭其勞苦。小弟與兄長情同骨肉，無論如何，小弟無有敗壞上三門門風之事，小弟居心無愧而已。」勝爺對邱三爺說道：「為兄並非埋怨我弟，為兄不過教導他們小弟兄作事不許剛愎，不要無事生非，善保其身。」

紅蓮羅漢弼昆長老在旁說道：「還是道兄說的有理，勝三哥還是進行捉拿盜寶的賊人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如此既知秦尤落在蓮花湖之內，咱們大家就此奔蓮花湖而去，捉拿盜寶之人。」大眾聞聽，俱各脫長大衣裳，亮出兵刃，就要殺奔蓮花湖去。諸葛道爺念了一聲無量佛：「勝三弟且慢。想那蓮花湖寨主韓秀雖然為寇，乃是讀書明理之人，秦尤雖與他八拜結交，那國寶非同別物，秦尤如果投去，那韓秀未必收留。如果我們到在那裡，那韓秀並未收留秦尤，或者秦尤未投那裡，無故的我們又得罪綠林道一群朋友嗎？倘或到了那裡再僵起火來，出了什麼是非，豈不又是一場血戰？那時候還不知再出多少條人命來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並且那是香五在酒樓上聽的閒話，萬一不實，就算不出別的事，也是徒勞往返。」勝爺聞聽，說道：「多虧道兄之言提醒了小弟，如其不然，又弄出一場是非。依道兄之見，應當如何辦理呢？」諸葛道爺說道：「依小兄愚見，我們大家就此仍回飛龍鎮去，在飛龍鎮休息一天兩天，我們再回歸鏢局。您仍然與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賈明等前去竊探蓮花湖。如秦尤果然在那裡隱藏，三弟你下名帖拜望韓秀寨主，曉之以大義，說之以厲害，那韓秀乃讀書明理之人，決不會護庇大逆之賊。他如能將秦尤獻出，交還國寶，一場風波化為烏有，轉禍為福，豈不美哉？」金頭虎賈明在旁喊叫鼓掌道：「三大伯，還是我先進去打小賊，將大賊引出來，三大伯您就跟他要寶貝要人，他要不給，咱再跟他們熱鬧一場。」勝爺瞪了傻小子一眼，說道：「賈明不要亂道。遇事你不知好歹，在蓮花峪，你打傷嘍卒，引起南北英雄會，我還不曾責罰你呢。此次探蓮花湖，不要你去。若將你帶去，必然又得惹禍。凡事你不聽囑咐，可惡之極。」金頭虎一聽勝爺不叫自己去，遂央求道：「三大伯，這回您叫我去，您說話我記著，我絕不打人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你不許口是心非。」金頭虎連連點頭。勝爺又對諸葛道爺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道兄與大家就此回飛龍鎮。我們爺兒幾個仍是探二郎山的原人，一齊去探蓮花湖。」諸葛道爺與弼昆長老、丁桂芳、邱三爺、李四爺等，與勝爺各道請字。

勝爺又與大眾控背躬身，說了一些客氣言語，諸葛道爺與大家回飛龍鎮去了。勝爺與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賈明、李煜等十數人直奔蓮花湖而去。且說眾人分頭走去，勝爺與三太等十餘人由旱路奔蓮花湖。

走出二十餘里之遙，爺兒幾個喝茶打尖，休息一夜。第二日太陽平西時候，爺幾個來到蓮花湖東岸。東岸出入就是一道橋，外橋口倒栽春陽金線柳，柳蔭下有幾條板凳，俱是細黑漆的，數十個老嘍卒在那裡把守。如有人上橋，老嘍卒必伺找誰，無論找哪位寨主，必須報與總轄寨主韓秀。韓秀再問過了，來的人是否品行端正？如有不正行為者，立即打發走了，就不叫進寨。裡邊橋口有三十六名長箭手、削刀手把守。勝老者叫三太等蔽於鬆林之內，勝爺在橋口外繞了兩個彎。列位，蓮花湖的規矩，不上橋沒人管。在橋口外作買作賣隨便便，那嘍卒們公買公賣，有時要是因為買東西口角，作小買賣的倒敢喊嚷；嘍卒卻不敢大聲言語。勝爺在橋口外繞了幾個彎，遂來到鬆林裡面，與黃三太、楊香五等順著河坡又往南走下去了。勝爺站在河沿岸上，三太等十餘人站在勝爺背後，觀看蓮花湖的水面，波浪滔滔，水圍蓮花湖，山連水；水連天，山水天恰似相連。

山上懸旗甲鬥，山下綠水潺潺，真乃山青水秀。山連山，山山不斷；嶺套嶺，嶺嶺相連。黑森森，翠疊疊，怪壁懸岩，好一座山寨。勝爺留神觀看，橋上過往之人俱都是本山之人，外人要是進去，也非得從橋口經過不可。要是一由橋口經過，必得受嘍卒們盤詰。勝爺站在橋外，呆呆發怔，不知所措。皆因為欲要進山，非由此橋經過不可，若是不從此橋經過，就得由水路過去。那橋下之水，乃是漩渦，鵝毛沉底，勝爺半路學的水性，要不是鵝毛沉底的漩渦，勝爺還可以覺十里八里的，惟獨這漩渦之水，慢說是沒覺過，就是看見過的人都很少的。勝爺一看水流漩環，不得已又往南走出有半里之遙。勝三爺遂叫道：「三太，你家住浙江紹興府結義村望江崗上，生在水地，想必能覺水吧？」黃三太見問，控背躬身答道：「老師，弟子自幼雖生在水地，對於水性卻是沒練過。弟子幼時洗澡，都在家中澡房內，有時與同學偷著去洗澡去，弟子不過在大江邊上會覺狗刨而已。此水乃是漩渦環轉，鵝毛沉底，弟子實不能覺此水。」勝爺又問香五道：「你的水性如何？」香五向前笑答道：「老師，我還不如我三哥呢，我連狗刨兒都不會。」勝爺又問道：「歐陽德，你是江南人，你的水性能成罷？」歐陽德答道：「我更不成，我是罈子覺，下去就滿。」勝爺一聽眾人俱都不能覺水，勝爺一抬頭，看見傻小子還在旁邊呢，遂叫道：「賈明，你的水性如何？」金頭虎賈明見問，遂叫道：「勝三大伯，藝不壓身。小姪住在賈柳村黑驢寨，我們村南就是大江。自幼最好覺水洗澡，有時候洗至黑天時不家去，我母親僱幾只船用網去拉我去。不是跟三大伯您吹，二十里不見底的水，無論多深，小姪都能覺得過去，要說瞎話是匹夫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賈明，你何必起誓呢？會水就會水，誰教你起誓呢？」勝爺遂指著那漩渦之水說道：「賈明，你覺一回這片水，看能覺不能覺？」傻小子聞聽，遂來到江邊，蹲在江沿上面向水裡一看，賈明可就跑上來啦。來到勝爺跟前，叫道：「勝三大伯，別的水我都能覺，這個水我不能覺。這水的水流是倒著流，直轉圓圈，這水我覺不了。這不是中國水，這是外國水，這是壞水。」勝爺聞聽，遂打了一個唉聲，心中暗想：我既來探蓮花湖，無論如何，我總得到裡面看看去呀。我若來到蓮花湖，我不到裡面去看看，我回去怎麼見大家呢？再說就是能見鏢行的朋友，那聖上的三寶與秦尤落在何處，我若是不知道，我是怎麼交代呢？就憑我勝英，進不去蓮花湖？勝爺心中一面思索，慢慢的在江邊行走。勝爺走至江邊，找了一塊石頭站穩，勝爺將鴨尾巾往上一托，由頭頂上揪下一根頭髮，勝爺用兩指捏著那根頭髮，方向水中一投，就看那根頭髮打著漩兒，沉下去了。勝爺一看此水如此厲害，頭髮扔下去立刻沉底，暗暗倒吸了一口涼氣。勝爺退回岸上，不住的唉聲歎氣。

正在此時，就見有一個十三四歲的童子由南而來。那童子通身上下就穿著一個褲兒，光著背膀，光著腳，柳樹枝兒係著褲子。那童子走至離著勝爺不遠，只見他將腰間柳枝兒向上一提，就將褲兒脫下來啦，向身後那棵柳樹上一掛。勝爺此時以為那小孩子必是要下江洗澡，心中暗道：「這是誰家的孩子，大人不知道嚴防，叫小孩子上這裡來洗澡。要是下去，必定死在水裡，連個影兒都看不見。」勝爺正在思索，只見那小童已經來到水邊啦。勝爺方說：「小孩別……」那「洗澡」二字尚未出口，那小孩將身向水面一伏，雙手劈水，蹤影不見了。

勝爺見那小孩落下水去，遂叫道：「黃三太、楊香五，你們看這是誰家的孩子？家教不嚴。此子下去，立刻不見了。」三太、香五在旁不住的歎息。傻小子在旁說道：「勝三大伯，我們幾個人是小孩子，沒有什麼經驗，您比我們聖明多啦；您看要是失足落水，或者淹死裡頭，那水面上必見水泡，因為他到在水內必得喝水，水上面必得冒泡。您看人家那小孩跳下水去的時候，用手一劈水，一條線似的沉入水去，水上面只見一個圈兒，隨著漩渦而散。他怎麼是不知道此水厲害洗澡呢？」勝爺一聽金頭虎說得有理，不覺笑道：「真是的，我這大年紀，還不如傻小子呢。」賈明與勝爺正在說著話的工夫，那小童此時可就由水裡鑽出來了。那小童鑽出來，仍由原路奔回岸上，只見那小童腰間圍繞著五尾金色鯉魚，全是一斤來重，那鯉魚是一般大，金眼睛努著，猶如用手挑的一樣。那小童到了岸，將鯉魚由腰間解下，來到柳樹前將五尾鯉魚掛在樹枝之上，復又翻身來到江邊，用手撩水洗掉身上的魚鱗。將身上的魚鱗洗淨，遂登在江邊石頭上，兩手抱住兩肩，涼風吹著，那種意思為是用風吹乾了身上水，好穿上褲子。勝爺看了多時，只見那小童渾身肉皮黑紫色，兩個黃眼珠兒向外努著。勝爺一看此童如此水量，不覺心中暗暗羨美，心中說道：「我何不問問

此子家住哪裡？姓什名誰？」勝爺的意思，乃愛才之心，誰知勝爺上前一問，正是老友高氏後人。且說勝爺想罷，遂上前緊行幾步，躬身抱拳問道：「閣下貴姓大名？」那小童正在石頭上蹲著，見勝爺過來，如此的恭恭敬敬，問他家鄉姓氏，那童子將黃眼珠一翻，看了勝爺一眼，遂佯作不睬地答道：「我住在蓮花湖東南渾河套內高家村，我姓高名恒。」語畢，也不看勝爺，也不問勝爺，仍在石頭上蹲著。勝爺一聽那小童說是高家村的人氏，姓高名恒，勝爺心中一動，想起了一位朋友，想當初曾在一鍋吃飯，保鏢為業，多年不見的老友，正是高家村的人氏。勝爺心中暗禱道：「倘若此子果是高竹坡之後人，這豈不是天助我一膀之力？」勝爺想至此處，遂問道：「壯士，我打探您一位朋友，此人也是渾河套高家村的人氏，不知道您曉得嗎？」那小童未等勝爺說完，遂答道：「高家村四十餘戶，俱都姓高，但不知道你問的是哪一位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我這位朋友，至今已經多年未見啦。想當初曾與我在一處作過事，後來他回歸故里了，遂不通音信。提起此人，赫赫有名，此人姓高名竹坡，人稱雙刀將者是也。但不知壯士知曉嗎？」高恒一聽，把黃眼珠一翻，看了勝爺一眼，答道：「那怎會不知道呢？那本是我的家嚴。」勝爺聞聽，心中一喜，遂說道：「真是長江後浪催前浪，一輩新人換舊人。賢姪有這樣的絕技，誠不愧高氏之子。」

勝爺心中十分喜悅，遂叫道：「原來正是賢姪。」小童聞聽，將黃眼珠兒一瞪，叫道：「且慢，您這大的年歲，鬍子都白啦，叫我是賢姪，可算不了什麼。但是我家嚴沒有給我和您介紹過，您貴姓高名呢？」勝爺見問，不覺面紅過耳，笑說道：「老夫唐突了，壯士莫怪。愚下原籍宜化府黃羊山勝家寨的人氏，順治三年移居直隸莫州，現下在南京千佛山真武頂下設立鬆棚英雄會，開辦十三省總鏢局，愚下姓勝名英字子川，號為神鏢將是也。」小童聽畢，在江沿上站起身軀，說道：「勝老伯父，小姪語言不週，求您不要見怪。我之天倫每每對我提念你老人家，想不到在此江沿跟老伯遇見啦。」語畢，裸體對勝爺行禮。

勝爺趕緊用手相扶，叫道：「賢姪少禮，蒙賢姪不棄，老夫幸甚幸甚。」勝爺遂回頭指著三太、香五等說道：「賢姪我給你見幾個朋友。」高恒聞聽說道：「勝老伯父，你老人家等我穿上褲子，再給我引見朋友吧。」勝爺此時可就笑了。高恒伸手將褲子由樹枝上摘下穿好，這才過來與眾小弟們相見。勝爺指著黃三太道：「這是你黃三哥。」又指著高恒道：「這本是渾河套高家村高竹坡之子，你的高恒賢弟。」黃三太與高恒彼此見過了禮，遂又指楊香五道：「這是明清八義楊六爺楊義臣之子，這是雙刀將高竹坡之子。你們弟兄要多親多近。」勝爺與高恒陸續見畢，遂到了傻小子這幾位。勝爺說道：「這是賈柳村黑驢寨明清八義賈七爺之子賈明。」又指高恒說道：「這是雙刀將高竹坡之子。」高恒叫道：「兄長，小弟有禮。」賈明說道：「得啦，不用磕頭啦，小子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賈明不要胡說，你們乃是父一輩子一輩的世交。」高恒心中不悅，翻了傻小子一眼，遂對勝爺說道：「眾弟兄與老伯來到蓮花湖有什麼事情呢？」勝爺舉目一看，四下並無外人，遂對高恒說道：「賢姪你知曉我與你天倫八拜結交嗎？」高恒說道：「我天倫時常對我言講，每提念你老人家，必稱您為老恩兄，跟你老人家乃是生死之交，換命的弟兄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賢姪你既知我與你天倫是至友，老夫之事，就不能與你隱瞞了。現有大膽飛賊，在北京皇城宮內院盜去皇家三寶：九龍杯、九龍盞、珍珠汗衫。並在多寶閣題詩，留於皇帝御前，誣告老夫。聖上旨下派欽差王義辦理此案，欽差大人愛民如子，兩袖清風，派老夫幫辦拿賊，找回三寶，拿住盜寶之賊，將功贖罪。老夫耳聞盜寶之人落在蓮花湖，未見確，我同你哥哥三太等，要暗探蓮花湖臥底。奈此水鵝毛沉底，我等不能深入其寨。正在進退兩難之間，巧遇賢姪在此摸魚。你知我跟你天倫是至好之交，你能受點累，將我們背過漩渦水去？」高恒說道：「我天倫時常與旁人言說，發財致富，成名露臉，都從老大伯您身上所起。小姪男由九歲起在此摸魚，蓮花湖的水，我都摸遍啦。由河坡往西三十餘丈遠，俱是稻田地，至山坡附近深不過一尺有餘。要用小姪男幫你老人家探蓮花湖，我萬死不辭，小姪不嫌煩。」

此時天已到掌燈之時，老少英雄遂都換上水衣水靠，高恒先背勝爺，勝爺面帶慚愧。小孩背人的時候，仍然將褲子脫去。

勝爺在河坡下一伏腰爬在小孩背後，小孩順身下水，兩隻手一托勝爺膝蓋，勝爺兩手一攏小孩二肩頭，一道水線，只見高恒兩條腿一並，兩條腿三攀兩蹬，破浪踏漩渦，眼看著出去十數丈遠。金頭虎說道：「黃三哥、楊香五，你看這小子兩條腿一並，身子一晃，像大魚尾巴不像？高恒準是魚精的兒子，黏魚姥姥是高恒的舅媽。高恒這小子就怕紀小堂。」三太說道：「賈賢弟，你這是怎麼回事？是自己弟兄啊。」傻小子說道：「我跟他不是弟兄，他是水怪魚精的兒子。」說話之間，高恒早把勝爺背到了稻田地去，那稻田地水深一尺來往，勝爺自己可就能趟那水啦。高恒放下勝爺，又覺水回來，上了東岸，又將三太背起，三十餘丈遠，工夫不大已經覺到。又返身來背楊香五，一位一位都背到稻田地水內，最後才背金頭虎賈明。金頭虎往高恒背後一趴，高恒說道：「你怎麼這麼重啊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千金小姐嗎，怎麼會不重呢？」高恒一回頭，看傻小子肚大腰粗，鼻涕哈喇子滴了高恒一脖子。高恒遂破風踏浪，三十餘丈到稻田地，背出有十餘丈去，高恒在水內一打漩，金頭虎說道：「你這是怎麼啦？」高恒說道：「勝老伯父給介紹，我稱謂你賈大哥，你說：『小子，不用磕頭啦。』連禮都不還；你說我是水怪的兒子有七次。你喝水不喝水呀？」賈明說道：「高恒，咱是父往子交。你爸爸跟我爸爸有交情，咱是自己弟兄。」高恒說道：「我沒聽說過。你喝點水吧。」賈明說：「得啦，我不會說話，我是渾人。」高恒說道：「你渾為什麼不罵你自己呢？」高恒又說道：「傻小子你洗澡不洗呀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攔住你的脖子。」高恒說道：「你攔住我脖子，我縮下去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要縮下去，我就乾啦。你要什麼面子？你就說吧。」高恒說道：「你脆脆的叫三聲高大叔，我就將你背到稻田地去。」賈明說道：「別呀，高賢弟，那黃三太、楊香五都和我玩笑，我一叫你高大叔，以後他們均該笑我啦。」高恒說道：「不叫，我就叫你洗澡、喝水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慢慢叫吧。」高恒說道：「不成，非得大聲音不可，總得叫勝老伯和大眾都聽見。」金頭虎喊叫：「勝三大伯，小孩要在水內耍我！」勝爺心中思索：我叫我賢姪，他還挑眼呢，你罵他他焉能饒你呢？遂叫道：「高賢姪，把他恕過了！水火無情。」金頭虎又喊道：「黃三哥給講講情吧！高恒要耍我呢。」三太說道：「高賢姪，將他背過來吧，看在我們爺們面上。」金頭虎在高恒背後說道：「得啦，兄弟，老的少的面子，還不背過去嗎？」高恒遂用雙手一分水，將金頭虎背至稻田地。

高恒一現身，賈明就站在尺深的水內，遂又說道：「高恒小子，你是我的高大叔哇？我是你的爺爺。小子，咱倆滾滾吧。」高恒用手一指東岸道：「你還得回去呢，你出得去嗎？」金頭虎當時這就忙給高恒作揖道：「兄弟我錯啦，我忘了還得回去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高賢姪，會覺此水，就是你一人嗎？」高恒答道：「勝老伯父，我知道的就有三個人。第一位，台灣省國王張奇善。那台灣省有黑水潭，有白水潭，有漩渦之水。張奇善有金背劈水電光寶刀，他會覺漩渦之水。第二位就是蓮花湖四十寨總轄寨主萬丈翻波浪韓秀。第三位就是小姪男我了。除去我們三人之外，再不知有誰會覺此水。江洋大盜善於游泳者，腰間拴上繩子，人入水中，都上不來，必得要用繩子提上來。勝老伯父，由此往西三里之遙，俱都是稻田地，直達山根，並無險阻。小姪男我將您送進去如何？」勝爺說道：「這倒不必。皆因賢姪你出來工夫很大啦，恐怕你的天倫掛念。我們爺兒幾個只可慢慢進去，但是今晚四更天，賢姪你可千萬來接我們，秦尤與國寶無論在此山中否，我們四更天一定要出蓮花湖。你到那時候千萬可前來，將我們接出去。你如果要不來接我們，我們就如同失了手足一般。賢姪這台戲，全仗著你唱呢，千萬你可別不來呀，到了時候別叫我們大家失望。」高恒答道：「勝老伯父，你老人家不願意叫我跟著進山，我也明白，您恐怕我出什麼差錯。」勝爺聞聽，捋髯笑道：「好一個聰明智慧的賢姪，真不愧竹坡的後人。如此你就回家吧，以免你的父母掛念，到時候必來接我們。」勝爺又說道：「賢姪千萬別忘了。」

高恒說道：「勝老伯父，說一句不幸之話，到了那時候，我家中就是出了塌天之禍，火燒著房子，我也不能誤您的事，我也得來接你老人家來。因是我父與您是換命的朋友，您用得著小姪男，小姪男就是死了，都不怕的。咱爺們還是在這地方見面，不見不散。」高恒說畢，對著大家施禮：「小姪男就此回家去了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見了你的天倫，就提神鏢將勝英問候。你天倫要問你我來此的原因，你告訴你天倫一遍，到四更時分，你天倫好放你出來接我們。並告訴你天倫，千萬別上蓮花湖來。皆因為你們祖籍於此，食毛踐土，倘事一露，恐其與韓寨主結下仇恨，諸多不便。千萬千萬。」高恒連連點頭，復與勝爺抱拳，翻身跳下水去。金頭虎喊叫：「高恒準是水怪的兒子，黏魚姥姥的外孫子，就是怕紀小堂。」三太說道：「你叫他聽見，你又得矮下一輩去。」金頭

虎說道：「那可沒准，平了蓮花湖，打橋上過去，又用不了魚怪的兒子啦。」三十餘丈遠之河，高恒一個猛子，已經到了東岸啦，對著勝爺大家點了點頭，伸手摘下五尾金色鯉魚，連蹦帶跑的回家去了，暫且不提。

列位，金頭虎說高恒是魚精的兒子，還真叫傻小子給猜著啦。那麼高恒十三四歲的小孩子，為何這麼大水性呢？有人急待要問，那高恒的水性乃是生而知之，並不是練來的水性嗎？

且聽下文慢慢表來。那高竹坡曩者曾與勝爺在真武頂山上開設鏢局，高竹坡為人精明強幹，武技超群。勝爺向來愛才，見了藝業精強、品行端正的人，必要親近，分財多與，在所不惜。

高竹坡的為人更是廉爽自愛，東伙在一處情投意洽，遂結了金蘭之好。那鏢行人的規矩，都是三年一回家，勝爺因為高竹坡年輕，並且膝下後嗣猶虛，卻叫他一年一回家。不但一年一回家，而且分金多與，勝爺對老兄弟更有錢財上一份厚道，是以高竹坡與勝爺相聚數載之久，居然成為富室了。且說這一年高竹坡又到了回家之期，那年鏢行的生意還是特別興隆。算了大賬，勝爺又另外贈了些個盤費。高竹坡回到家中，到了大奶奶何氏房中，夫妻二人談起外方的閒話兒來啦。何氏大奶奶問道：「你們鏢行的生意，今年怎樣呢？」高竹坡答道：「今年的生意盛於往年，勝三哥對待咱們十分厚道，輕財仗義，算大賬應得之外，又多給了咱們二百兩銀子。今年非常之好。」何氏大奶奶又問道：「這鏢行中的買賣用本錢不用呢？」高竹坡答道：「這宗買賣用什麼本錢呢？骨頭肉就是本錢。給人家商人保上金銀貨物，平平安安到了所在地就算沒有事。要是遇上不幸的事，抄傢伙就是肉搏血戰，勝者存，敗者亡，有什麼本錢呢？」

何氏大奶奶又問道：「你自保鏢以來，遇上什麼事兒沒有？」

高竹坡說道：「怎麼今天我方一進門，你就這樣牢騷？鏢行就忌諱這個，你怎麼偏要問起這個來呢？你叫我喘息喘息，吃幾杯茶好不好呢？」大奶奶說道：「並不是我牢騷，乾這宗買賣要是遇上事，出了人命，不就損陰德嗎？我問問，你也平安，人家也平安，並沒有什麼傷害人家，不是全都好嗎？」高竹坡遂說道：「提別了吧，鏢行中事平安。」大奶奶看著丈夫嫌自己討厭，遂說道：「你不愛聽這個，現在有一件事，恐怕更不愛聽呢。倘若你不愛聽，我也不能隱瞞，皆因為你脾氣不好，等你自己看出來，出了什麼事，那時說就晚啦。」高竹坡聞聽，將雙睛一瞪說道：「你怎這麼麻煩？吞吞吐吐，就好像有什麼不可對人說的事情一般。咱們家中只有你我與賢妹賽花三口兒，賢妹與你向來性情相投，也沒有什麼說的。再者其餘就是丫環僕婦，我不在家，你是作主人的，叫他們怎麼著就怎麼著，還有什麼難辦的嗎？你別半吞半吐的，真是叫我發糊塗。有什麼你就直接著說吧。」大奶奶聞聽說道：「說了你可不許暴躁，你可總得要慎重，這宗事情，我都莫明其妙。」高竹坡聽到這裡，急得抓耳撓腮，遂叫道：「大奶奶你快快說吧，天塌了有地接著，我決不著急的。快說吧，快說吧，別叫人糊塗啦。我方一進門累得腰腿還疼呢，別叫我得慢症啦。」何氏大奶奶這才對丈夫說道：「現在賢妹賽花可有半年的身孕啦。我要是不告訴你，一會兒賢妹過來，你必然看得出來，等到你看出來，你不是反倒得了慢症了？」高竹坡聞聽此言，不由得一怔，說道：「賢妻，豈有此理，咱們家中向來不許閒雜人等串門人房，三姑六婆，巫醫星相，向來我們不招致的。家中我不在家，只有你與賢妹相依，老人家偌大年歲，自咱父母在日，就在咱家做工，老誠樸實，我是盡知。父母去世時曾囑咐你我，好好照看賢妹，賢妹知三從曉四德，自幼性情高潔，雖然妻子丫環，向無嬉戲情事，焉能有此怪事？你是作嫂嫂的，須看在父母面上，不要這樣胡言亂道。我高竹坡也沒作下傷天害理之事，豈有此理？」何氏大奶奶說道：「賢妹雖然有了身孕，在這三四個月之中，我也曾留心訪查。因為你不在家，我是作嫂嫂的，要是出了喪廉恥之事，我這作嫂嫂的也難辭其咎，並且也對不住你在外霜風勞苦，慢說是對不住你，就是死去的公婆，我也對不起呀。皆因為這宗事情奇怪極啦，賢妹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，我再四留心觀察，賢妹毫無不規矩之事，就是我也納悶。先前我認為是病，現在一日比一日肚子見大，臉上毫無病容，所以知道必是身孕，不然我也不敢貿然告訴於你。一會兒見賢妹賽花過來，你一看便知道啦，已經顯出來啦。可有一宗，賢妹乃是剛烈的女子，你可不許著急，就是我這作嫂嫂的還沒敢問他呢。」高竹坡聞聽，唉聲歎氣。夫婦正說著話，賽花姑娘同著丫環，可就由後院過來看哥哥來了。賽花方一進門，高竹坡留神一看，何嘗不是呢？腹形如釜，乳已漲大。姑娘來到房中，對著哥哥道了一個萬福，在一旁可就坐下了。高竹坡方待要問，一看丫環僕婦在側，家醜怎能同著外人談論？高竹坡遂將丫環僕婦打發出去，遂向賽花姑娘說道：「賢妹今年多大了？」賽花說道：「哥哥怎麼連小妹歲數都不知道了？小妹今年十九歲了。」高竹坡又道：「我不在家中，家中之事，全都是你嫂嫂與賢妹分心，咱們家可曾有外人來往嗎？」賽花姑娘見問，不由得面紅過耳，遂答道：「哥哥，小妹我明白了。哥哥不在家中，慢說是外人不能來到咱家，就是親朋向來也沒有進內院的，哥哥必然看見小妹的形跡啦。」姑娘話未說完，眼淚兒可就掉下來啦，叫道：「哥哥，此事一言難盡了。」高竹坡說道：「有什麼事，妹妹只管說來，為兄絕不為難賢妹。父母去世，只有你我這一點骨血，媳婦是外姓人，牆上泥皮揭一層又一層，你嫂嫂有什麼事你也只管說來。」賽花答道：「兄長錯會意了，我嫂嫂待小妹向來如同骨肉一般看待，知疼知愛，問暖問寒，一點錯處也沒有。提起此事，今日實在不能瞞著兄嫂了。先前小妹曾用布條將肚腹紮束著，後來一日大似一日，小妹也就不需要布條紮束了。這也是小妹紅顏薄命，造下前世之孽，今生受此不白不明之報。小妹本打算自盡一死，惟恐死而不明，遺臭名於泉下，所以忍辱以觀水落石出。又恐嫂嫂害怕，故不肯早日告訴嫂嫂，專待哥哥歸來。提起這宗穢事，真是令人難過，人生一世，遭此不幸，世上只小妹一人而已。」說著話，嗚咽之聲，令人酸鼻。高竹坡一看如此光景，不但不嗔怪，反倒百般安慰道：「賢妹不必傷心，自有哥哥作主。」姑娘說道：「起居飲食，當然用丫環婆子伺候，惟獨閨中穢物，難道還用人家伺候嗎？小妹自十七歲那年始見天癸，每逢洗那穢物，都是小妹自己去做。咱們後花園中那個多年的老井，那井水非常清潔，小妹每洗穢布，自己輒用轆轤打水。有一天小妹又去洗滌穢物，將水打上來之後，就覺得頭目昏沉，眼前一陣發黑，栽倒塵埃，霎時不省人事。迷離中覺得有一個五六尺長、一抱粗的一個黑物，近了小妹之身。少許工夫，就聽得耳際風聲響亮，那物已經不見了。小妹的精神可就恢復原狀了，小妹無精打采，回到房中。及至夜晚三更多天，又聽得一陣狂風，門窗戶壁不動，那物到在屋裡，即與小妹同榻而眠。」高竹坡聽至此，雙眉倒豎，虎目圓睜，說道：「怪物亂神之事，向來我所不信，氣有此理，賢妹您自己做的事自己要明白。」高竹坡語至此，未等姑娘開言，何氏大奶奶在一旁說道：「夫君不要著急，賢妹人格品行，我所素知，決無妄語蒙混夫君。方才我曾說過，不叫你著急。你看看，未等賢妹將話說完，你便什麼不信異類，攻乎異端的來啦。賢妹乃是剛烈女子，你不可用言語擠兌；你若用言語擠兌賢妹，賢妹倘若有了差錯，那時節你對得起誰呀？」高竹坡答道：「你先別派我的不是，我沒有和妹妹暴躁，不過我是與那妖怪生氣。像這宗事情，我只聽說過，並未經過，怎麼單單就臨到我的頭上來了？」何大奶奶說道：「那可沒有法子。你雖然聽說過，沒看見過，大概既聽說過，就不是虛的了，必然是有的了。」高竹坡又對賽花姑娘問道：「賢妹，此物是夜夜來至賢妹房裡，還是隔日不定呢？」姑娘答道：「此物無夜不至，三更之後，就聽由後花園一陣怪風，小妹身旁就有此物了。」高竹坡點了點頭道：「賢妹不要傷心，愚兄自有法兒治他，請賢妹休息休息去。」姑娘遂站起身軀，這才與兄嫂告辭，回歸自己繡房去了。姑娘走後，高竹坡遂對何氏說道：「攻乎異端，信乎異類，這些事情每逢我一聽說，我就生氣。人為萬物之靈，妖怪豈能惑人？這不是禍從天而降嗎？此事將來要是傳說出去，叫我怎樣見人哪？真是祖上無德，出這宗叫人一生罕見的怪事。方才我看賢妹說話那宗形色，誠於中，形於外，毫沒有一點虧心的樣兒，想必是真的了。」